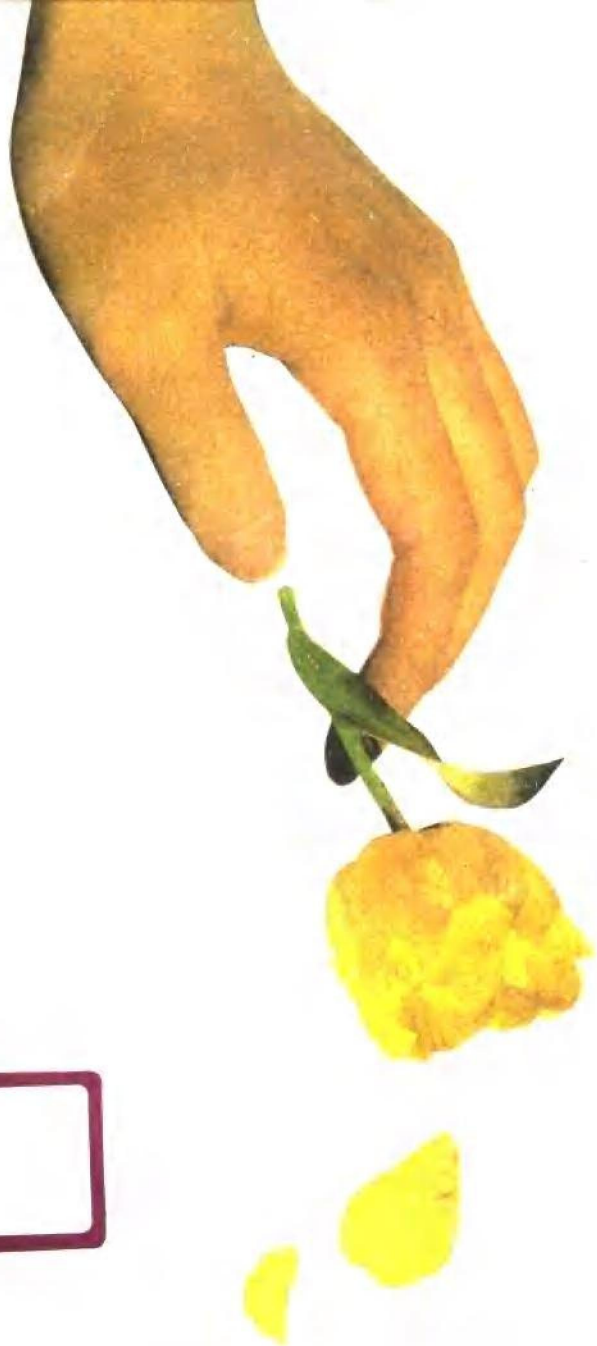


乱世更风流

邹德盛著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云虹

封面设计：杜风宝

责任校对：罗霜岚

乱世更风流

邹德盛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大连市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8 1/2 印数 1—11,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234-2/I·94 定价：3.20元



邹德盛，作家，诗人。现为大连警察学校军事体育教官。

曾发表诗歌歌词百余首，小说五十余万字。在黄海岸边长大，十七岁参加人民警察。他自己说是那片苦涩的海养育了他，他在那片海里出生入死。于是他写海，歌颂海，也诅咒海。后来他觉得应该写写人民警察，歌颂头戴国徽的一个个灵魂，歌颂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卫士们。

这部长篇小说谨献给在那场浩劫中牺牲的战友们！

内 容 提 要

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

这个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通过这本书会认识一个刚毅顽强的男子汉，一个浑身充满男性魅力的高大男人和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美丽多情但并不柔弱，她和男人一样去撕杀去深入魔穴，她和他因一桩奇怪的案子而卷进可怕的政治漩涡中。

他值得她爱，她更值得他爱。他俩青梅竹马，象两棵并排长大的小树同时将枝叉伸向人生的蓝天。在一个暴风雨过后的夜晚，他俩离开了那幢小楼，然而他们却永别了。当他看着她玉洁冰清的躯体滑进焚尸炉里，他疯了吗？

敌特头子“黑风”到底是谁？妙龄少女貌貌为何被逼良为娼？公安局长的秘书张愚夫真的迷迷糊糊吗？刘梅是个颇具姿色的女人，用色相勾引着诸多男人。在一个秘密洞穴里，燃烧弹的烈焰结束了她肮脏风流的一生。

作者以一个反特故事为框架，在阴森可怖的背景下，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写了几个人的命运。爱情故事和惊心动魄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且触目惊心。

本书文笔流畅优美，笔下人物有血有肉，主人公的美好情操颇感人肺腑。本书还留下思索的空白，那是让读者朋友自己去体味和补充，掩卷之余，你也许会得到某些启示。

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

目 录

一	悬崖冤魂.....	1
二	阴森的教堂区.....	16
三	神气的小偷.....	25
四	立案报告和现场笔录.....	30
五	有个少女叫貌貌.....	37
六	怪人张愚夫.....	45
七	堕落是为了复仇.....	50
八	各人有各人的心事.....	58
九	和仇人睡觉的女人.....	65
十	夜空下的情侣.....	74
十一	他们杀死了一个情敌.....	85
十二	夜访白云灵.....	89
十三	大海边有个小流浪汉.....	97
十四	夜闯教堂区.....	100
十五	早晨, 电台播送台风消息.....	106
十六	怪事都赶到一起了.....	108
十七	再访白云灵.....	118
十八	身陷图圈.....	152
十九	地沟里的电波.....	180
二十	惊心动魄的一夜.....	194
二十一	在洞穴里.....	231
二十二	生离死别.....	244
二十三	故事没有结尾.....	261

一 悬崖冤魂

漆黑的夜笼罩着夜空。乌云低垂，雷声隆隆，大海求告无门地呼号着，翻滚着，挣扎着。在黑色海洋的咆哮中，在乌云疾走的苍穹下，已分不清大海和天空，分不清浪涛和乌云。星星殒落了，渔火消失了。惊涛在悬崖下粗野地冲撞着，发出阵阵丧魂落魄的拍岸声。一种疯狂、悲恸的郁闷气氛压抑着，仿佛世界从此再也没有希望和光明，再也没有爱情和欢欣。几只海寡妇（注）在夜空凄厉地啼叫着，“啊——哥哥等！啊——哥哥等！”声声啼血，真象个痴情女子在呼唤，在呻吟，既悲怆，又凄凉。

在悬崖的不远处，依稀可辨一群古怪的建筑。如果是白天可以看清，这里倚山傍海，葎萃岩崖，日影动荫，万倾碧波尽收眼底。在绿树掩映中，在高高的围墙内，怪兽般兀立着一座阴森森的大教堂。在它的周围，群星烘月般布满斑驳陆离的别墅，低矮破败的兵营式平房，威严坚固的城堡式建筑，荒草丛生的洋人坟地和坟地旁只剩下两根柱子的绞刑架，还有各式各样说不清用途的房舍，看不见的深埋在地下的水牢和秘密监室。这个占地几10公顷的庞然大物，这个天

（注）海寡妇：一种灰色海鸟，白颈，状如布谷鸟，据说雄性极少，每到夜晚就出来啼叫。

堂和地狱、上帝和魔鬼同在的教堂区，它历经苍桑，几经兴衰，如今又在演绎着当代中国的宗教悲剧。教堂布满铁锈大门的东侧“渤海市阶级教育展览馆”的大牌子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渤海市向阳红造反兵团总指挥部”的血红大字赫然入目。

透过如丝的雨帘，可以影影绰绰瞥见鬼火般闪烁的灯光，教堂顶哥特式尖塔上一串串葡萄般的高音喇叭，实枪荷弹游弋的哨兵，披着铁甲的土坦克。教堂四周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绞刑架的两根柱子上恰到好处地写着：“绞死×××！吊死×××！”阵阵海风袭来，摇动着浓密的荒草和年久失修的门窗。风在禅房的甬道里，在内殿的祭坛旁，在断垣残壁间，如鬼魂窜来窜去，发出可怖的哀号声。海的腥味和血的腥味混杂在一起，令人作呕且胆战心惊。嗅觉灵敏的野狗在围墙外贪婪地吠叫着，撕咬着，滚成一团，争食着一堆腐烂的东西。

夜半时分，雨下得更大了，遍地的雨水冲刷着血污和罪恶，同时也粉饰着大地的表层。一个闪电，雷霆把天空炸塌了，雨水决堤般倾泻下来，路灯疲惫地闪动了几下，熄灭了。黑暗笼罩了一切，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雨水，雷声，流水声，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洪荒时代，混沌一片，溟濛狰狞。

在通往悬崖的小道上，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声。那响声由远至近，由弱到强，急促沉重，然后就停在崖头上不动了。大约停了几分钟，或者连一分钟也没有，从崖头跌落下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崖下的礁石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那跌下的东西在降落的时候好象碰到崖壁上的树或者突出的石

头，惊起宿在巢穴中的几只海鸟，它们掠过礁面，惊骇地嘎嘎叫着，然后逃得无影无踪。

此刻，肖明汉睡着了，在做梦。他躺的那张床几乎装不下他高大的身躯，一条腿耷拉在床下，一只胳膊伸出床头，多棱角的脸膛仿佛在梦中沉思着，布满忧郁的阴云。他躺的那种姿势看上去既委曲又英俊，既固执又随心所欲。这是条会使姑娘们倾心得死去活来的男子汉。他高大的身躯充满着力度感，宽阔的胸膛蓄满热烈奔放的情愫。他充满激情又非常冷静，非常强悍却不粗鲁。公安学院6年的艰苦学习生涯，铸就了他铁一样的意志，非凡的胆识。作为一个全能侦察员，他受到了所应该受到的全面的良好训练。他机智勇敢，坚韧不拔，应变能力强，有多方面的知识、爱好和专长，在学院的同学中素有“罗曼铁汉”之美称。他既是诗人，又是摔跤能手；既是无线电技师，又是医学硕士，其它方面因事关机密不能形诸笔墨，恳请读者原谅。一年前，他和他的同学、未婚妻严燕双双来到这座世界瞩目美丽的东方“巴黎”，决心为祖国的反间谍斗争贡献青春和热血。

可是现在，肖明汉被这场“史无前例”搞糊涂了。彷徨，震惊，大惑不解。他的心在隐隐作痛，全局干警不知有什么罪恶，一律被关进牛棚。他所仰慕的老侦察英雄杨大千局长作为重犯押在教堂区的秘密监室里，至今生死不明。

有人说肖明汉是这场运动的幸运儿，既沾不上旧公检法的边，可以免遭“牛棚”之苦，又有一个可以仰仗的老丈人，能够赖以漫步青云。听了这些话，肖明汉哭笑不得，象喝下一杯怪味苦酒。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有时他赌气想自己也干脆进“牛棚”，和同志们一起同甘共苦。然而，那

毕竟是一时地冲动，没听说哪个人愿意自投牢笼的。

外面仍下着雨。肖明汉醒过几次，每次都很短暂。窗户关着，为的是不让高音喇叭的喧嚣声冲进来。另一张床上的那个人鼾声如雷，时而说着梦话，不知嚷着什么，声音很大。肖明汉被吵醒了，他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是为了“领导一切”而进驻公安局的。他们半个月一轮换，轮流坐庄制。看样子这个人很老实很本分，在马达轰鸣的车间里，他也许是个能手，可是躺在市公安局的值班室里，肖明汉想，真不如回工厂的传达室打更。

接过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声音很苍老，絮絮叨叨。她说她的老母鸡丢了，肯定是被什么人吃掉了。那老母鸡很温柔很有灵性，一天下一个蛋，下完蛋后就做着它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把掉在地上的米粒啄起来，把散落在院子的草叶衔进窝里。她边说边哭哭啼啼，充满着缅怀亡者的悲凉情绪。肖明汉渐渐明白了这是一个精神上受过某种刺激的老妇人，他很耐心地安慰着，好容易才使她放下电话。

第二个电话打进来后先是不说话，肖明汉“喂喂”地喊了两声，突然冒出来个男子粗野的嚎叫声。他破口大骂，脏话象流水似地顺着导线流过来，骂到高兴处，耳机里爆发出一阵狂笑，屋子里好象人很多，他们很开心。肖明汉气得浑身发抖，怒不可遏，那口整齐的黑牙咬得嘎嘎有声。

放下电话很久，肖明汉才睡了过去。又在做梦，最近以来恶梦总侵扰着他。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

在公安学院时他读过被誉为人类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

德的《梦的分析》，试图用弗氏理论解析自己的梦。弗氏说，梦是潜意识；是对现实生活的浓缩，是对眼前事物的反映。分析的结果使他感到惊诧和惶恐，他为自己的梦感到沮丧和担忧。

肖明汉在做第三个恶梦的时候天亮了。梦里一个小孩在风雨里驾着小船，风把帆和舵都吹没了。小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孩子弯下腰用两只血红的小手划着水，而且停止了哭泣。他顾不得哭了。他汗如雨下。小船象个玩具似的被拨弄着，在恶浪上忽东忽西。不知划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海岸在哪里，孩子蓦然明白过来，在黑暗里挣扎是徒劳的。孩子放弃了前进的希望，他觉得被抛弃了，绝望地倒在船舱上大哭起来，喊着曾哺过他以乳汁的母亲，喊着曾给他以哲理的父亲……

“你醒醒。”

肖明汉被那个工人摇醒，霍地坐起来。他很惶恐，不知自己在梦中喊出了什么没有。他睡眠惺松地瞅着他，在他的脸上寻找答案。

“有事吗？”肖明汉不安地问。

“出现场。”

“什么现场？”

“城南教堂区的悬崖下，一对老夫妇跳崖自杀了。”

肖明汉接过电话询问了几句，马上脸色煞白。他赶紧穿上衣服，皱着眉头，脑子里出现跳崖自杀的凄惨情景。最近以来，自杀象瘟疫一样蔓延着。象这类案子，到现场拍拍照片，检验一下尸体就算了事。可是即便出这样简单的现场，在偌大的市公安局里，也几乎只有他和严燕两个人。

“你打电话通知严燕赶来，我准备器材。”肖明汉吩咐道。

20分钟后，一辆40年代出厂的美国吉普冲出市公安局大门，风驰电掣般在大街上飞奔。

经过一夜大雨的冲刷，用油彩写在墙壁上的“打倒”“万岁”更加赫然醒目，同时也把一片片大字报化为一滩滩纸浆。抬眼望去，城市象一位姿色艳丽的少女遍体生着疥疮，也象一位粗犷的大汉被剥去一层皮。天边有云，有美丽的波纹。街上人车稀少，行色匆匆。肖明汉阴沉着脸握着方向盘，沉默不语。严燕忧心忡忡地坐在他身边，想着什么心事。这是个文静端庄的姑娘，苗条而丰满，温柔而刚强，一双俏丽的眼睛把天真和深思神奇地合为一体，闪现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和青春魅力。她阴郁地望着车窗外，一会儿扭过头，她的眼睛里有一泓秋水。

“你吃饭了吗？”

肖明汉摇摇头。

“给。”严燕从挎兜里掏出点心。

“不吃。一点食欲也没有。”

肖明汉让严燕重新把点心装进挎兜里，他感激地回望了她一眼。这时，突然从胡同里冲出一辆卡车，直冲而来，那么近。肖明汉急打方向盘，吉普车从两树间蹿上人行道，人行道上有个披头散发的姑娘在奔跑，手舞足蹈，吉普车擦着她的身边又拐上马路，她竟毫不理会。

严燕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疯子？”

肖明汉扭头瞅着远去的卡车，凶狠地骂道：“妈的，疯子！”

吉普车驶下海滨路，在弯弯曲曲的沙滩边缘爬行，一会儿就停在悬崖下。

这里原是一个优美的地方。山势峻峭，怪石嶙峋，惊涛拍岸，鸥鸟翔飞。白日有白帆，黑夜有渔火，探海洞海神阁如梦如画。突兀前倾的崖头酷似巨大的跳水平台，叫人向往留连又望而却步。渤海市的百姓们都知道，这里又是出名的黄泉崖。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愤世妒俗失魂落魄的奇男弱女纵身崖下，踏上极乐世界。现在，它已被戴着红袖标的武装人员团团围住，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如临大敌。一片令人不安的乱哄哄的拥挤的人群，象潮水一样涌来涌去。五、六辆武斗车一字摆开，一辆红得耀眼的宣传车大声嚎叫着，呜里哇啦，一会儿唱着火药味很足的歌曲，一会儿好象在敦促谁快些投降。

肖明汉和严燕跳下吉普车，忽地觉得是踏上了一个荒唐战争的战场，无数目光带着各种神态射过来，象打量着猎物一样。有几个人奔过来，挡在肖明汉严燕的面前。领头的彪形大汉叫李大胆，他的目光很凶，棕黑色的头发根根倒竖，胸膛上裸露的肉是紫红色的，看上去很丑恶。

“干什么？”李大胆气势汹汹地问。

“勘查现场。”肖明汉回答得很平静。

“勘查现场？”

李大胆学着肖明汉的腔调重复了一句，寻衅地往前凑了凑。

“不行！”

“可是，”肖明汉分辩说，“这是我们的工作。”

“老子不管你什么工作不工作的，我们执行指挥部的命

令！”

李大胆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摆出很傲慢的姿态。肖明汉被李大胆的粗暴无礼激怒了，他很气愤地盯着他。李大胆叉开双腿，横握着冲锋枪，拉出一副撕杀的架势。肖明汉在心底轻蔑地笑了笑：要动手吗？他额头的青筋鼓暴起来，默默地目测着与李大胆的距离，并情不自禁地移着步子，选择理想的角度。是的，完全可以用一个反闪式将这个蠢驴击倒，夺下他的枪支，教训他一顿。肖明汉咽下一口唾沫，强压下这种冲动。严燕站在肖明汉的背后，扯了扯肖明汉的衣襟。在这段时间里，严燕猜测着李大胆的身份，观察着现场周围，她被眼前的阵势和气氛所震惊。她想：造反派们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呢？是不是死了什么重要人物？其实，肖明汉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不由得探头向悬崖下望去。

隐隐约约能够看清，礁石上卧着两具尸体。周围有浪，闪着点点弱光。

“放我们过去。”

“不行！”

“为什么？”

“这是我们造反派的事情！”

“可是，”肖明汉摊开双手，耐心解释着，“这并不妨碍你们什么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利害冲突。”

“怎么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李大哥在你们的号子里蹲了3年！”

一个瘦子尖着嗓子喊，有人哧哧笑出声。原来，李大胆确实因流氓罪被判过3年刑。听了这话，李大胆并不介意，他把枪抱在怀里，很得意地望着天空。

严燕一直站在肖明汉的背后，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厌烦。这一片闹声，这一片喧哗，使得她白皙的双颊升起一片红晕。她知道再讲下去也没有用，拉着肖明汉，说：“走！”

“你们敢！”

李大胆吼了一声，张开的嘴巴突然不动了。他被这个女警察的美惊呆了，两眼贼溜溜地盯着。她的鼻子和嘴都是端正而小巧的，她的脸颊长着一层只有妙龄少女才长着的闪着光彩的茸毛。她细长的眼睛是那样妩媚动人，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也改变不了它的天真和纯洁。李大胆咽着口水，向严燕身边走去。他厚颜无耻地嬉笑着，做了个令人讨厌的鬼脸，似乎想把严燕的小手攥在掌心揉揉，或者想干别个更痛快的事情。严燕和肖明汉并不理他，迈着大步向悬崖下走。洁白的沙滩留下两行笔直脚印，伴着年轻有力的脚步，严燕的秀发在海风吹拂下飘荡着，象面闪光的旗帜。有人怪叫着起哄，李大胆被激怒了。

“站住！”

李大胆追上去，挡在前面，他气喘吁吁，怒气冲天。他哗地推上子弹，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肖明汉和严燕的前胸。他们对望了一眼，脚步并没有停下，肖明汉还恼人地笑了笑。他好象热了，扯开衣扣，里面的背心上印着六个鲜红大字：中国公安学院。脚下的沙滩软绵绵的，时而有石头，不好走。肖明汉说：“严燕，挽着我的手臂。”严燕挽起他的手臂，大义凛然地向前走。跟着看热闹的造反派被镇住了，有人吐舌头。李大胆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把事态推向了极端，此刻又没法收场。应该说他不致于开枪，但有人担心他开枪，这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家伙。气氛变得很紧张。

“李大胆，你别胡来！”

人群里有人喊。

李大胆凶狠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肖明汉和严燕的身上。这时候，远处突然骚动起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朝现场跑来，跑得不快，摇摇晃晃。有人拦她，她挣脱着。肖明汉认出是先前在大街上奔跑的那个姑娘。

“别碰我！闪开……你们，”她指着拦着她的人，“你们把人逼死了，难道不让我看一看吗？……”

她哭着，喊着，痛不欲生。她那无所畏惧的样子使拦她的人都愣住了。她跌倒了，爬起来还跑。悬崖下躺着的是她的父母，一对慈祥而有学问的老人。李大胆撇下肖明汉和严燕奔了过去，那个可怜的姑娘——白云灵一下子被摔倒在地，她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又被一只手抓了起来。她看见一张丑恶的脸几乎贴在她的脸上。他揪着她的衣领，衣襟被提得很高，露出了肚脐。白云灵疯了一样撕扯着，大声地斥责着，但是她挣脱不开。李大胆咧着嘴，说不上是笑还是发怒，凶狠地抓着她的手臂他觉得是逮住了一只美丽的小兔子，这小兔子的前胸还有两只活泼的小兔子，撕扯时，那两只小兔子一蹦一跳地冲撞着他的胸和腹，撞得很舒服。他开始仔细地打量她，长长的睫毛，挂着泪水的嘴唇，柔软的躯体，他趁势在她的脸蛋上摸了一下。李大胆忘乎所以了，他装着要拉紧她，张开双臂那么一搂，白云灵在他的肩上咬了一口，疼得李大胆噉地尖叫一声。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嗡嗡地议论着，声音越来越大。感谢造物主，即便在那个年代，人性也并未全部泯灭。

“这象话吗？”

“什么东西！”

“放开她！”

“妈的，听见没有？放开她！”

李大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愤怒地盯着人群。

从人群里挤出一个人，又细又瘦，胆胆怯怯，一脸惶惑，很痛苦的样子。完全象个孩子，他跟李大胆学过徒。

“师傅，你别……算了。”

李大胆今天算是丢尽面子了。冲锋枪没镇住两个警察，被白嫩嫩的小姐咬了一口，众弟兄们斥骂，他恼羞成怒了，满肚子火气正好无处发泄，他咬着牙高声骂道：“赵连生你他妈的多管闲事！”话音未落，抬手就是一记狠狠的耳光，赵连生象陀螺在原地转了一圈，扑通摔倒在沙滩上。

赵连生倒下的时候没感到哪儿疼，只觉得有很响的声音冲击耳鼓，嘴和鼻子都是沙子。他平展四肢趴了一会儿，沙滩凉丝丝的，很舒服。他摇摇头，咬着牙爬起来，忽然间觉得世上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他变成了一头粗暴的小公牛，照准李大胆的小腹一头撞去，冲撞力比预料的大一些，象撞在湿漉漉的盐驮上，哎哟一声，李大胆仰面跌倒，这一次要比赵连生摔得还要重，他扣在板机上的手指本能地一抽动，随之一串子弹飞上了天空。

枪声一响，知道李大胆脾气的人都四散逃命。远处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趴在沙滩上，有的卧在乱石中，在海里捉螃蟹的干脆撅着屁股钻进海水里。悬崖上担任警戒的以为发生了武斗，各式武器一起向大海开火，以壮军威。悬崖下的弟兄们听悬崖上枪声大作，不甘落后，调转枪口万弹齐发，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子弹乱风般掠过天

空。广播车上的大喇叭无比高昂地大声疾呼：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白云灵向悬崖下跑去，没有人阻拦。很危险，肖明汉想喊，但喊她也听不清。肖明汉焦急地观察着，崖顶有一挺大口径机枪突突地吐着火舌，曳光弹拖着长长的尾巴飞进远海里。一只惊慌的海鸥猛地被击得粉碎，洁白的羽毛雪片一样飘散着，中间有一小朵红色烟雾。严燕紧紧抓住肖明汉的胳膊，脸色苍白。

“走！”

肖明汉拉着严燕向悬崖下冲去，身上背着器材，跑不快。子弹带着哨音在头上飞。射击教官说这样的子弹飞得很高。是的，飞得很高。严燕大口喘着气，不知是紧张还是累的。

白云灵伏在尸体上哭。尸体周围没有血，被大雨和潮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拉她起来！”

肖明汉边说边迅速打开勘查器材箱，取出一副手套戴上。他皱着眉头，打量着周围的情景。严燕让白云灵起来，白云灵哭得更凶，严燕耐心地劝说着，拉她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噢，我知道了。他们是你的父母？……你冷静些……”

严燕边安慰边飞快地记录着，时而抬起头，注视着白云灵，充满同情。

肖明汉举着照相机从几个角度拍着照片。现场勘查既简单又复杂。拍照、绘制现场图、提取现场痕迹、发现遗留